

我陪梅洁回故乡

萧鸿

年发表在《十月》杂志二期头条的8万字报告文学,当年在梅洁的家乡襄阳因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。由于人与人之间,一时洛阳纸贵,襄阳区委迅速安排印刷了3万册白皮封面的单行本,分发到各机关学校;汉江师范学院将印刷成4万册“白皮书”,作为教材分发给师生手中;襄阳各区各机关、厂矿、学校,个人全在自发印刷、复印。据不完全统计,《山苍苍,水茫茫》被印发了十几万册!

襄阳到处在传阅着这本“白皮书”,而当当地政府向省领导和中央各部、汇报地方人民的生活境况,汇报项目、争取政策与资金支持时,无不带上“白皮书”呈给有关部门,令相关部门领导了解家乡人民的处境,可以说,《山苍苍,水茫茫》成为迄今为止经济意义最多、产生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最盛的一部文学作品。这样一本书能自原在民间广泛流传,能在广大百姓心中产生强烈共鸣,已成为当代鄂西北永远铭记的文学事件。

三

襄阳有一个卧龙岗,南阳也有一个卧龙岗,襄阳有个移民新村也叫卧龙岗。中午时分,我们一行来到了卧龙岗柳堰国际农园村。

卧龙岗村有一个十分宽阔漂亮的社区广场,作为十几年来,我清楚记得2012年最后一批村民离开那天,十耀邀请一批电视台台长,在卧龙岗广场举办了一场意义特殊的“同一首歌”音乐会,宏大而热烈的场景,为几年来浩大的移民工程画上了一个生动难忘的休止符,为移民再创业再奋斗注入了新鲜活力与激情。

然而此刻的广场,正在举行一项规模颇大的工程,个头不高而面貌黧黑的雕塑师罗某,正从瓦砾碎头中,笑着低头向我走来。

眼前的雕塑群呈阶梯状分布在广场的花园台阶上,这是近半个世纪移民搬迁的缩影,一个个小故事和沧桑命运在这里定格和缩写,古铜色的雕塑,在雾气蒙蒙的天空下,放射出一种苍劲与悲壮。

恍惚中,一道电光攫住了我的目光,不准确地说,是一束狗的目光攫住了我的目光。那亮晶晶的,黑黑相间的瞳孔,闪烁着一种哀怨和悲凉。透过这双无奈忧伤的目光,我想起那双无牵无挂的大眼睛,上辈子紧紧抱着一束狗,将脸深深埋在黑狗的脊背上;看到一崽子没离开过广场的灰黄狗的老奶奶最后一次食物;看到柳堰国际农园村八岁的姐姐,抱着两岁的小狗哭着喊着要带它一起上车。政策规定,移民不允许带任何家畜动物迁徙。车轮转动,惊得狗狗腾空而起,拼命地咆哮呀呀惨叫呜呜叫。车辙敲打着哭喊,四野一片呜咽……

目光落到那群雕下的一汪水潭,几尾江鱼慵懒地躺在清澈的眼睛,它们也许在怀念,这原本平坦无垠的江底沙滩,怎么沉下来这么多房屋、土地、果、道路?还有床板、灶台、灶、磨盘?还有庙宇、钟楼、戏台、城楼?人类发了什么疯?

我茫然地望着这一切。

梅洁厚度的“移民三部曲”被同样厚度的仪式铺陈,呈现在广场群雕前。

群雕是一首无言的诗,是一幅无言的画卷,是一组无言的雕塑。

在最后一段台阶上,几个天真可爱的孩子,放声高歌笑闹如他们胸前飘扬着鲜艳的红领巾,奔走在胸前飘扬着希望和幸福的土地上。时间凝固,历史定格,一代又一代国家的情愫情,值得每一个小家后人永世铭记,铭怀着感恩!

如果说是群雕是一曲交响乐,那么从作曲家梅洁《大江长流》序言中摘出来的一段铜铸的《记事》,则开启了这部交响乐的第一篇章。

我真切地希望,当清澈的汉水给干渴的中原、华北和京津大地带来

一片滋润时,当人们欣喜地端起从遥远的鄂西北流来的一杯甜酒时,不要忘记为此而奉献了家园和土地的库区人民,不要忘记他们几代人在半个世纪里经受的磨难和牺牲。或许那时,他们正在高高的山顶,围着一堆篝火,轻轻地哼着一支人走出荒蛮时代之际所吟唱的歌:“举起火把,让我们走出山谷!”或许,他们正站在水岸,凭水而立,默默地凝望岸上的日子,然后望着北方的天空吟唱:“你本是天上的银河啊,我的汉水……”

雕塑师罗某告诉我,为完成这组雕塑,他看了许多书,尤其是梅洁的“移民三部曲”。又说,把这段文字搬到在铜雕“三部曲”上面,是用这段文字来注释群雕。现在,梅洁在这段文字点燃了他们的灵感,使她于长达半年考察思索后的一个清晨,在烟浩淼的汉江边上,一气呵成完成了这组雕塑的定稿设计。此后他和他的妻子,住在卧龙岗村长达两年之久,每天泡在广场上,一边设计调整一边现场施工,他们的肤色已经变成了雕像一样的古铜色,他们的思想情感已完全与这些铜雕、与这里的移民融合在了一起。

站在天空下这组动人心魄的群雕前,“大师兄”沈俊峰一改惯用的风趣幽默,若有所思一ingly说:“一个作家能为故乡如此倾情书写,真不容易;一个作家,能得到故乡父老乡亲如此的厚意,实在难得!”

四

离开卧龙岗村有些不舍,我们与柳堰合影留念,与来自遥远的黑龙江的雕塑夫妻握手道别,我们怀揣一路收获的对襄阳的深情眷恋,直奔最美“樱桃沟”。

这是一个具有生态美的村庄,一个自然与艺术交融的村庄,一个被列入“中国最美乡村”排行榜的村庄。住在十堰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樱桃沟,谁也没穿过樱桃沟如红玛瑙、状若珍珠、味道甜美的樱桃呢!

每年春夏之交,当春风一拂遍为山野披上绿彩衫的时候,鲜亮透明的樱桃便从众多夏季水果中最先跳将出来,争着抢着——哪哪一串串挂上了家家户门户的樱桃树,城里人外地人一拨又一拨地前往赴约;他们不仅吃樱桃,还要通过亲手采摘来体验劳动的喜悦;不仅品尝农家饭菜、欣赏一排排一幢幢有传统特色的民居,还要寻找一份份切入渐行渐远的诗意乡愁。

梅洁自然是回故乡必来,她依然一路向西寻,在向北转回介绍这个“让年轻人回来,让马回来”的美丽村庄。

忽见一人打着招呼向我走来,是检察院的一位老朋友。走到近前向他梅洁伸出手说:“我认识,梅洁老师,您写的《山苍苍,水茫茫》二十年前就看过。您不愧是家乡的代言人。”梅洁笑着点点头,说:“这是位陌生人,从中国回国的谢谢!”

如此这般,我发现凡面经过我们身边的人,都对梅洁投去深情关注的目光,这目光也包含了梅洁的尊重和敬慕,流露出对家乡作家的钦佩与感激。

五月的樱桃沟花团锦簇,游人如织。五零院、六零院、七零院、八零院、九零院,每家院子的樱桃树下都坐满了三桌茶等就晚餐的游客,我们通过九零院径直向最深的院子走去。

我们欣赏着种有樱桃树和各种花草的袖珍小院落,整洁干净的水泥台面上摆放了几块造型独特的汉石,其中一块像极了侧颜侧目、端庄秀丽的古代仙女。“大师兄”一边观赏一边赞叹:“这个村庄,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乡村了,它充满了一种新风与传统相衔接的新农村风范。”

木桌桌面的八仙桌上,两盏樱桃被我们吃掉了。一杯糯米饭,炒了干竹笋炒腊肉、香椿炒鸡蛋,清炒时蔬,外加一份萝卜丝米菜。我们香喷喷地吃着吃着,梅洁的味蕾念叨:“这是家乡的味。梅洁的味蕾念叨!梅洁,多吃点!多吃点!”

吃完萝卜,起身告辞。走过小路石桥,被一阵急响的呼喊声叫住。

回过头去,只见梅洁短发,胸前围着红裙围裙的,一位中年女子追了上来,我们吃惊地望着她,以为有谁拿错了东西跑到了这里。见她拉起梅洁的手,面带歉意,气喘吁吁地开口说:“您是我梅洁老师吧?我是八零院的,中午客太多,没看到您,刚才

我儿媳说您打我家门口过,我埋怨她怎么没把梅老师留住进屋喝口水呢!”梅洁说:“不客气,我们已经吃过了,现在准备回去了。”

那妇女继续说:“梅老师,我叫王启萍,中午真没看到您过来,要不您也要留在我家吃饭,尽管我的心意呀!”

梅洁一脸疑惑:“我们不相识吧?我也没为您做过什么呀!”

“但我认识您,您写了许多移民的文章,写过我们樱桃沟,让外面人都知道了襄阳,知道了樱桃沟。如今,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,我敢说没有我们的日子:您可能过您家门口,饭没吃水没喝!我们听过您写过吗!”我信着她走了,就追上来,让我儿媳叫马上去把梅洁送回来,一点心意请一定要叫!”

梅洁再三推辞,但又不得不拂了梅老师心意,我们就叫下了王启萍梅老师家,开着车送来的两篮樱桃。

王启萍太实在了,发现她儿媳买的樱桃不称量,便又让快转手,在附近售楼部的农家买了两篮又红又大的樱桃,她再次交到了我们手上。

人好果好,礼轻情意重,王启萍朴实真诚的敬慕,凝结成了一颗颗红彤彤亮晶晶的樱桃,令我们感动不已地说:“家乡人真是太好了!”

五

返程路上,一车人心情都被美好的情绪滋润着,仿佛都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说什么而沉默着。沈俊峰打破沉默,他若有所思却深情款款地说:“梅大姐,您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好作家呀!”

这话突然触动了我,像一道柔美的闪电在意识中闪过。我想起不久前《长城文化论坛》,一位名叫珍露的评论家说的一段话:“梅洁无论是评鉴纪实作品,还是她细腻温婉的散文,留给人们的都是‘有温度’之感,可从两方面来加以支撑,一是作品坚守的平民性,一是对土地对故乡浓郁化不开的深情。”

梅洁出版的三十多部作品中,塑造了一个个庞大的人民群像,塑造了生活在最底层的草根百姓的生活状态。她无论对什么家人的朋友,对大德大义的父老乡亲,还是对自己养自己的故乡和时刻寻找的精神家园,都满怀深情与赞赏与敬意,而她本人也时刻为喜爱和敬慕关心敬重她的百姓所感动。

在熟悉梅洁的家乡朋友中,流传着这样一些故事:有两次上公交车,她身上没带零钱,有人悄悄把钱放进投币箱,梅洁激动地说“谢谢”,却找不到投币人;有人拉着她到小卖部,她向人家姓名;有人只以她歉意:去小店吃碗饭或在超市买东西,总有陌生好心人而真诚地赠与她合意的小区买菜车钥匙。有人认出她,又热情不自觉地向她递送当年阅读《山苍苍,水茫茫》带来了怎样的身心震撼。

丹江口市一位叫雷宏楚的青年朋友,自认认识梅洁,即把她当成了亲姐姐,年年呼喊着她回家,回去蹭饭,回去去“神仙叶”、回去喝高山绿茶。

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工作了二十年的总编辑韩敬,当年参加了《大江长流》在十堰的首发式,目睹梅洁一个多小时为家乡读者签名余部作品的热烈场面,他发出了这样的心声:“我在出版社工作十六年,编辑出版了无数图书,从未见过一个作家和作品与他的故乡是如鱼和水的肉相!”

的确,故乡成为梅洁创作的精神之源,梅洁又以对故乡的倾情书写,完成一个游子对母土的感恩。梅洁的存在为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与人格完善,提供了生动而深刻的启示。

沉思中不知不觉回到了市区。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,五月雷暴的春落在车窗玻璃上,在街区深处,呈现出一片迷迭的晶莹……

作者简介

萧鸿,黑龙江人,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,湖北作协会员,湖北省作协常务理事,现任职于十堰市委宣传办,曾任《十堰报》、《十堰晚报》、《十堰日报》(《十堰晚报》)副主编、《十堰晚报》(《十堰日报》)副主编、《十堰晚报》(《十堰日报》)副主编、《十堰晚报》(《十堰日报》)副主编,出版散文集《在呼之河的表达》,受到广泛好评。

遇见老家

赵锋

带儿子去北京,在哥哥家小住,哥哥提议带我去西单图书大厦看书,因为儿子从小就比较喜欢读书,所以我们就去了。

儿子很乐意去书店,之前每到周末,有空就会带我去书店。去年,他去过上海图书馆,他感觉很不错!但去西单图书大厦还是第一次,儿子一路上很兴奋。

我们到了西单图书大厦一楼,儿子说:“这么多书,像是一个大超市!”我说:“这是中国最好的书店之一,你得好好看看。”儿子一边答应,一边穿梭在书架间,兴奋极了。

到了图书大厦的二层,儿子看到有很多文学类的书籍,便顽皮地说:“老爸,我找不着,没有你的新书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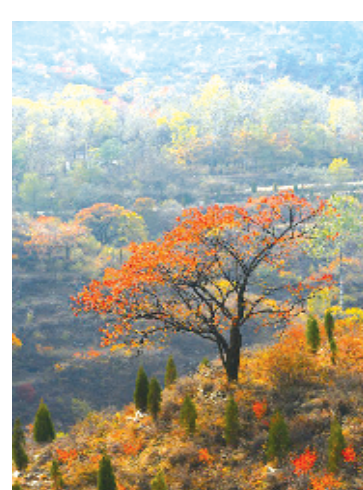
我说:“你又想忽悠老爸吗?我的一本书怎么会在这呢?书店里呢?”

儿子边说边看,走到一处放置中国当代散文的展台时,他说:“爸爸,我找到你的书了!”我走过去,问:“不会吧?”他哈哈一笑说:“爸爸,我开玩笑的。”

他说:“爸爸,真的是找到你的书了!没骗你。”我转身,看到他的手里真拿着一本我最新出版的散文集《老家》:一个,一个,没放心意,顺着他手指的方向,果然看到书架上放着我的新书。没想到会在书店这么大的书店里看到自己的书,除了在中国当代散文“书展”上,这还是第一次。我内心的喜悦,超过了一千个基层写作者来看,当然更是一种值得欣慰的事情。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写作者,慢慢坚持写作,然后出版自己的书,这是一个漫长而漫长的路,对于别人来说也许只是寻常,但对于我却是意义非凡。因为它不仅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,更是对自己为力;让我更加坚定了我在写作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信心和力量。这真让我有理由相信,自己还有能力,有写下去的必妥。

在书架上找到我的书,儿子非常兴奋,他也感到了一种莫名的自豪。看着儿子那副样子,我的内心竟无比欣慰和轻松。不是因为故乡,而是在内心有了一种交待和传承,我自己的经历、回忆、童年、成年,以及老家的故事都写进了我,我用自己的方式,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传递给了孩子,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。而且他还在童年的时候,让他看到,读我的书,童年,我最好的父母,我,我家乡,以及还有的人山人海的童年,这无疑是我最珍贵,也最富有的财富。

不仅是她,还有我的父母,让他们看到这本书,读到这本书也是我的心愿。因为我记得对他们最好的回报,也是我们家小住时,她每晚捧着书仔细研,认真地读,书中有写到的地方她都会叫小纸片来看。不管是在哪个地方,山,还是在首都最大的书店,我都能遇到老家,遇到真挚的情感,找到内心那份浓浓的乡愁。



阿墨里

秋日

我的家乡有一条河,名字叫北星河,是堵河的一支支流,通往上庸古寨。北星河上原来有许多人修建的一座小型石桥,其实这是河心的狭窄处用两块石盘架成的石墩作支撑,两边分别架起几根粗大的木杆,再用木桩固定好。到了夏天,遇上暴雨或河水涨水,石桥上的木桩就会被冲垮,人们就得涉水过河。直到秋天过后,乡亲们重新把桥修建成木桥,年年如此,反反复复。我家住在北星河上游,过去当地流传着这么一首顺口溜:“穿河穿河,穿河穿河,穿河穿河。”

“在去,去,去,北星河是它的代号。”

我上小学的时候,每天要从北星河经过好多次。我总是把木桥踩得“嘎嘎”响。那时,技术不好的人能够骑着自行车过河。冬天,雪后,桥面很滑,行人要小心翼翼地通过。这样一些乡亲们自己建起的石墩桥,是全村人进家和出村办事的必经之路。这座小石桥成了从小学一路走向高中,直到参加工作。

古老而简朴的石墩桥,把北星河两岸的村庄连在一起,村民们踩着它的脊背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一生忠厚着家园。几十年如一日的,石墩桥就是默默无闻,无怨无悔。一想到它,我就感到有一股力量在体内涌动。

上世纪90年代,家乡通了铁路桥,村前那座石墩桥小桥一跃变身为一座雄伟的混凝土大桥。它宽、平、坦、稳,每次回家,车经过这座桥时我的心里都感到舒畅。看着那辆一辆辆飞驰而过的小车,一排排矗立在田间地头的新房,我的心充满了喜悦。

随着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,家乡开发了旅游业,商业,农村许多地方,家乡人的收入比以前更加宽裕了,很多孩子到城里上学了。村民们到城里打工,做生意,把农产品运到城里,都是从那座大桥上通过的。

家乡的变化,让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漫步在村里,发现这里的土坯房大多已建成了砖瓦房,农户大多使用沼气、电力、太阳能等清洁能源。如今,家乡山绿了,水清了,环境美了,老百姓日子富足了,人与自然更加和谐了。看到村民们一张张幸福的笑脸,我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。

曾经让我发愁的北星河,因为有了北星坚固美丽的大桥桥后,成为了养育一方儿女的幸福河。

家乡石桥

陈昌荣